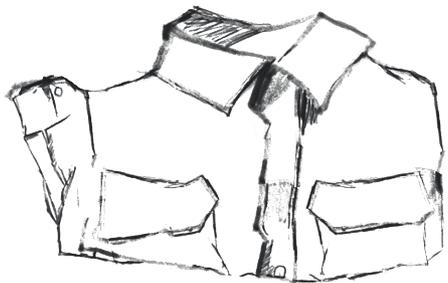


”

輯一

建中小少年



蒼蠅人

下午第一節課，老師在臺上講得口沫橫飛，307卻一片死氣沉沉。彷彿大家尚未完全脫離夢境，空氣重得連抬一下眼皮都嫌累。我努力在清醒與睡意間取得平衡，至少不要表現得過於平庸。

我托著半夢半醒的頭顱，心不在焉。教室像被打了柔焦鏡頭，電風扇在天花板上嗡嗡旋轉，有風輕輕壓在我們柔軟的髮上，我感覺到夏天的重量。然而這教室還有另一種聲音，細細小小，似遠似近，我努力用耳朵找尋，聲音卻漸弱消失。

正當我欲放棄這無聊的搜尋，一隻蒼蠅停落在眼前的橡皮擦上。這一刻讓我異常專注。屏息凝視，牠的頭有身體三分之一大，兩隻眼睛約占了頭體積的一半。六隻腳細細長長，上面長滿尖短的體毛，一對透明翅翼緊黏在黑灰相間的弧形背後，隱約閃著暗紅與螢綠。兩隻敏感的前腳東搓西搓，似乎在自我清潔，又像在盤算什麼。我看著那些長得像大於小於的細腳，如半蹲一般；冥冥之中，似乎隱藏一股莫名的力量。

我移動目光，聚焦那些翅膀上的黑條紋，它們如一條黑色的河川不斷分支、蔓延，密布整片細薄透明的雙翅。這一刻世界都停止呼息，因為只要一有動靜，可能就會觸動那四千隻複眼的其中一隻，而這將使牠驚慌飛離。我和牠相互對望，也許牠根本沒注意到，只是靜靜停在原地。然而在那麼多隻眼睛中，只要有一隻能與我的眼神交流，這世界將與眾不同。

下課鐘響，同學們在走廊上來回穿梭，每張臉都堆著迥異的表情，那個笑容可掬的方才在facebook上偷完菜；另一個仍因上節課的數學考卷而愁眉苦臉；坐在教室最後一排的L一臉空洞呆滯，安靜讓時間流過他懸空的指間。

我喜歡這樣觀察捕捉每個人的表情，像不勞而獲的小小喜悅。這是我的專長。我可以用我的想像突破他人偽裝的表象，卻常常看不見自己，像殘障。每天按表操課，將自己丟入今日預定公式然後得到已知的結果，循環。這樣的生活儀式讓我厭倦，卻又無從救贖。於是我開始在日子與日子間預留罅隙，是大是小都無妨，只要有縫，我就往那飛。

飛呀飛呀，彷彿忘記時間的存在。我開始習慣在上課時神遊他方，老師口中吐出的字句像塵埃輕輕散逸，隨風而逝。陽光經過遮陽板，在我的桌上投射出幾條平行的直線。我用原子筆排出陽光的痕跡，等到下課鐘響，便知曉今日太陽挪移的速度，而這可以推測放學時天空的明暗程度。我常做些匪夷所思之事，在某些人眼中，這些舉動看似幼稚或愚蠢，但我總覺這空想的時光能讓我觸摸到生活真實的輪廓，每天因此變得從容。

上課時我瞄看每個人，有人偷看爽報、有人大快朵頤，也有人呼呼大睡或交頭接耳討論雜誌上的桂綸鎂……當然這裡面不乏振筆疾書心神專注者。看似多隻眼睛凝視著黑板，其實眼神都在彼此交會，無聲地策劃待會下課要訂五十嵐或163。這種失焦的場景天天上演，但我們習以為常，甚至成了一種魔咒。有時在座位上野叫嘶吼，為了一件小事笑到臉打結也心甘情願。有時懶懶地過一整天，懶得寫筆記，懶得在這時而熱鬧時而故作神聖的教育殿堂裡交涉一場又一場的虛幻人際。有時水深火熱熬段考，才發現那段日子竟莫名出現了目標，看似峰迴路轉，卻是步步絕境——我又被套在公式裡了，而且希望與失望總是同等力道。

也許培養一種低調的自甘墮落能讓生活更立體，和孤寂故作相安無事，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這是有自信的百無聊賴，這是自視清高卻乏人問津的潔身自愛。H曾對我說，這樣的人生觀好頹廢。然而我對體制的質疑可說是與日俱增，但我卻一再地說服自己：用意志力死撐。而這可能衍生出一種怪異的優柔寡斷，我常為了是否要去麵食部而來回踱步，最後只好空著肚子自問自答，表達幼稚抗議。

學校位於車水馬龍的南海路上，就在這城市的中心，但我卻常走進某種疏離。也許我可以逛逛南門市場，揣摩婆婆媽媽的焦躁忙碌；我可以在永和豆漿買塊燒餅，然後坐在Starbucks，聆聽輕快的爵士樂；我可以在金石堂書店前掏出幾枚銅板，聽聽它們在塑膠盆裡的清脆撞擊……但這

一切都太刻意。關於虛偽的種種，我卻步，我膽小，我無能為力。我只是這學校裡、這城市裡一個小小的生命，對我而言，當下快樂最重要。在課本的作者欄上胡亂塗鴉、到西門町瞎逛亂買、上YouTube聽聽少女時代，我便能清楚掌握這時代，關於氛圍，關於脈動，就這樣悄悄地醞釀與起伏。我還是習慣自己的世界，多麼熟悉，多麼和藹可親。

記得不久前，北縣等縣市升等直轄市、職棒打假球、法務部長因死刑廢除與否而請辭獲准。甚至更久以前，政府發下消費券，我兩天就花光，對社會的變動無動於衷，復歸拮据。我可以選擇性地關閉某些感官，只接收自己喜愛的事物，其餘拋諸腦後。我常想這樣的能力到底是本能，抑或這城市所賦予？如果臺北是一朵巨大的花，進行著光合作用，那麼隨著人們的遷徙，根便扎得愈來愈深，也蔓延得愈來愈廣。我們又將面臨適應與取捨了，而那古老原始的記憶是否也將遭到質疑，或者能繼續留存，免除被遺忘的可能？

關於這裡的一切，也許我本來就不該知道，不該過問。這是一個充滿光與影、愛與怨、馨香與刺鼻、進入與逃離的城市。轉過街角，黃頭髮藍眼睛迎面而來，紳士帽低腰褲擦身前進。明暗深淺，紅黃藍綠，眼前即景重疊昨日夢境，一切都變得模糊。然而無庸置疑，臺北正在長大茁壯，但我不希望它長太快，因為跟不上時代就象徵老去。我們畏懼老與死，卻對之興致盎然。記得隔壁班同學曾跟我說，再過不久我們就要白髮蒼蒼，就要被推出去晒太陽了。這令我心驚。

於是我在這城市傾斜之前，試著飛離地面。用力拍動翅翼，飛過了車頂、屋簷，平行大廈的牆面向上直衝。我越飛越高，盆地便越陷越深；可我仍會不禁地回頭一瞥，一股原鄉的地心引力狠狠逼近，我不知去向，我無所適從，尚未到達天頂便宿命地垂直墜落。

關於人們的足印，一層層，重重疊疊，然而若有心翻尋，卻也只能在彷彿之中鑿羽而歸。有時在街角遇見故友，萍水相逢卻也只是擦肩而過，我們都懶得給對方眼色。有時我也會懷疑，臺北到底需要怎樣的見證？於是就這樣悄悄飄移，在花瓣與枝葉間嗡嗡飛行，試圖找尋停留的片段。但我總覺心餘力絀，只好每天移動座標，無奈地飛入現實社會為我塑造的模型，也許如此便能感到安心。

我寧願當隻無人知曉的蒼蠅，也不願作心有所絆的人類。然而生命的必然與偶然，不就是一線之隔，而我總在跨越邊界。詩人鄧恩曾說：「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其實我們更像群島，只是彼此疏離，互不相識。這比孤單更可怕。又像張愛玲所言：「在時代的高潮來臨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

什麼能直逼恐怖？在存有與失落間徘徊，讓我感受到一股不尋常的力量，那是一種近乎停止，卻又無可奈何的寂寞。就像藝術家傑克梅第的雕塑作品「行走的人」，表面粗糙，身長體枯，而這彷彿就是臺北人的寫照。

於是我成為這城市的旁觀者，用我的複眼聚焦這世界。該來的擋不住，已逝的亦無處招魂。在一隻停駐於橡皮擦上的蒼蠅眼裡，教室是那麼舒適愜意；而在我日漸疲勞、有話難言的眼裡，也許臺北早已是個闐無人煙、荒草漫漫，遍地記憶的廢墟。然而在我們之上，會不會有著另一雙巨大神祕的眼睛，正對這世界嗤之以鼻？

一隻魚的潮流世界

走上西門6號出口，我身陷在無止境的階梯與人潮之中。彷彿無須使力，那股由欲望與青春交會的潮流自會將我向上推擠。我在擁擠的地下樓梯與他人交換空氣，像一隻尚待演化的魚，與旁人相互磨蹭，刮除身上原始的鱗片。地面上的聲音漸漸浮現，汽機車喇叭聲刺耳尖銳。一群魚就這樣集體爬出黑暗深井，適應陽光、呼吸空氣，融入了那些看似早已演化完成的新魚群。

我在捷運出口等朋友，看著魚群爭先恐後從井裡竄游而出。雜亂的腳步聲踢踏踢踏，我仔細辨認每一張臉，有些似缺氧而虛弱慘白，有些則濃妝豔抹花枝招展。從出口處往地下看去，一顆顆人頭上下起伏，像一陣充滿力量的黑色波浪。

我逛街，最常和知心好友，有時則和花錢不眨眼的那種。對於後者我其實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態，看著他們灑錢的刻意姿態，像欣賞一齣滑稽的表演。我常在眾人討論流行資訊時偷偷側耳，靜靜地聽，聽著某些人發表高見，某些人的天花亂墜。感覺這樣就不至於顯得俗氣（其實有時早已被他們橫飛的口沫濺得渾身發癢）。

但我必須如此。我得適應在高尚或名牌充斥的時代下所醞釀出的詭異氛圍。彷彿不試著進入就會被打撈上岸。我厭惡排擠他人，也厭惡被排擠，因此我保持中立，方便我擺動尾鰭以加入各個小團體。於是我開始翻閱同學的時尚雜誌，學著認識那些由英文堆砌出的品牌名字（izzue、PLAYBOY、OUTERSPACE、OVERKILL、Sexy Diamond，還有最近出現「Made for All」的UNIQLO），以及那些流行風（英倫風、民族風、騎士風、日系街頭風、現代塗鴉風、都會雅痞風……），彷彿是這時代必備的養料，我一頁頁啃食，也不曉得自己有沒有認真消化。

雜誌裡精美的商品照片加上夢幻的描述文字，有時真讓我懷疑自己是否掉入了被物質包裹的欲望裡：男生搭配以罕見的迷彩圖案棒球外套為重點，加以古著泛黃的洗舊單寧牛仔褲帶出濃厚的街頭野戰風格。內搭簡約經典的軍裝背心，再隨性掛一條皮革腰鏈，強烈軍事街頭感便呼之欲出。女裝部分在色系上跳脫以往冬季暗色調之印象，以鮮明酞紅、桃紅等提亮Total Look。此外，選擇配件亦是必備元素，像多層次佩帶鉚釘手環以及冬季必穿的內搭褲，都是不可或缺的產品。而二〇一一年早春新鞋款「挪威生活系列」，以挪威秋冬景致作畫，沉穩色調描繪出挪威的迷人寧靜感，頂級布料與羊毛材質的驚喜更是北歐設計的極致要求……

往往疑惑。

我不禁想起電影《購物狂的異想世界》，主角麗貝卡（Rebecca）是一位財經雜誌記者，雖大學畢業後已工作一段時間，卻一分錢也沒存下，反而因為瘋狂購物而債臺高築。諷刺的是，身為

財經記者的她，一方面教人如何理財，一方面又難以自拔地揮霍，最後只能選擇自圓其說和不聞不問來逃避債務。我想，在我身旁一定也有類似的人，只是他們善於隱藏（或說是低調的奢華）。有次和同學走進一家精品店，拋光的瓷磚地面反射頭頂一盞又一盞雕工華麗的水晶燈，長長的玻璃櫃上只擺了五雙靴子（Hunter Boots），有鮮紅、雪白、墨綠，還有絨毛斑紋短靴、銀亮耍酷版長靴。我順著女孩發亮的眼睛滑過看板上的文字：「俏皮的中筒靴型，貴賓狗般小捲毛式內裡，突顯時尚可愛的話題。」我噗哧一笑，拍她的背說：「欸，人家是如貴賓狗般溫柔可愛，妳這麼兇，穿這個不適合啦。」她只翻給我一雙白眼。

聽說今年流行民族風窄版洗舊破壞色褲，選用彈性布料製作，穿來舒適合身，而抽鬚設計更添層次感。釦子是仿製老品的color和質感，搭配整件褲子洗舊後的色澤，使褲子散發「人生歷練」的味道。我不禁懷疑，人生歷練感覺可以用人工手法呈現？若每個人都買一件，那是否就能輕易擁有相似的人生歷練？那天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消息：UNIQLO正式推出《挪威的森林》UT電影聯名款，凡購買者，即可獲得電影優惠券一張。原來流行也可以和文學沾上邊——身穿時尚T恤，和情人牽手走進那憂鬱、寂寞，渲染著淡淡哀愁的青春森林（這聽起來感覺不錯）。

曾經撞見一群人在百貨公司外大排長龍，我不禁揣想，等到他們拿到所謂的精品服飾或名牌包後，就要各自離去了。我感覺每個人手裡都握有一張寂寞入場券（其實是等待的號碼牌），入店後各自搶奪專屬的寂寞，回家卻被另一個更大的寂寞漩渦吞沒。有時「參觀」潮店，感覺所有店員會從髮根到鞋底把你完整快速掃描過一遍，暗自在心裡建檔分析：這位客人是屬於哪種類型？是大刀闊斧灑錢型，還是摸摸衣服就走型？在客人屈指可數的情況下，你根本無法細看眼前商品，因你每走一步，店長的眼神便又盯緊了一些。這是屬於安靜優雅的高級買賣，誰話多誰就輸。大家都在心裡盤算，到底誰要先掏錢買呢？「若他買了，那我也要買。」我常見到同學臉上這種困窘卻又故作輕鬆的尷尬表情。

這是一個比較的時代。我們總在心裡竊竊私語：誰今天走紳士路線、誰的髮型前衛大膽、誰的鞋子永遠數不完……生活處處是經典與時尚碰撞的新火花，也處處充滿著如戰場般熾火煙硝的爆破之景。互相比較就感覺身心俱疲。穿衣的原始目的也許只是遮身或禦寒，而今卻演變成奪取旁人幾秒目光的時尚競賽。也許，在那些人眼裡，這幾秒的微光就足以照亮他們無止境的炫耀欲望。人們的欲望如此巨大，如一群飢餓日久的魚，看見食物二話不說便張嘴吞下。我忽然想起小時和爸爸在池畔餵魚的場景，我站在岸上拋灑飼料，看著水面浮現一隻隻色彩斑斕的錦鯉，雪白、灰黑、亮橘，更多是橘白斑紋相間的那種。起初我只是將飼料灑在方圓約一公尺的範圍內，不久便發覺遠方的水面波光瀾灩，細看才發現原來是另一群更大的錦鯉，牠們用力甩動尾鰭，爭食我灑下的墨綠色顆粒。有時我懷疑牠們吞下的只是池水和空氣，但牠們依然執著搶食，有些甚

至被擠出水面，瀕死般地扭動掙扎，濺起一波波飢餓的水花。

站在西門6號出口，看著那陣黑色起伏的浪，不禁疑惑，我到底是站在岸上灑飼料的觀光客，還是在水裡爭食的魚群？這世界一定有人提供飼料，也一定有魚急著搶食。我們都在時代的潮流裡轉彎前進，只是有人習於潛居水底，有人載浮載沉，也有人奮力地擺動身軀，極欲脫離這洶湧的暗潮。在未知的時刻，可能有魚正偷偷落淚，但無人看見；可能有魚正試著張嘴說話，卻沒人肯側耳傾聽。

也許，世界本身更像個大水族箱，所有的浪潮與波動皆因我們引起，有人漸感頭暈目眩，有人卻樂此不疲。我們以他人的眼光作為己身發亮的鱗片，將自己包裹在一層又一層巨大的空虛裡，偶爾湊湊熱鬧，偶爾自我封閉，偶爾因玻璃缸遭撞擊而驚嚇萬分，但最後仍只對著鏡面投以空洞的眼神。

另一間教室

下午突來的一場暴雨讓教室成了奇妙的避難所。今天第六節又是數學課，老師在臺上一筆一劃慢慢寫著多項展開式，我們在座位上病懨懨的，像一種令人疲倦的生活儀式。我托著臉頰，眼神不經意拋向窗外，窗外一片大雨滂沱，彷彿全世界的雨水都下在這裡了。天空灰暗，所有顏色看起來都失去了亮度，原本稀稀疏疏的校園植物因這晦暗色調像極了熱帶雨林，我彷彿看到遠方的電線桿上有猴群奔竄跳躍。傾瀉的雨水讓空疏處變得稠密，我坐在教室裡，想像自己正身處熱帶雨林的底部，憂鬱、潮濕，以及懶。

玻璃因窗外沉沉的黑而變成一面鏡子，老師在講臺上走來走去，像一隻異常入侵雨林的生物，而我們則是尚待演化的胚胎。我凝視窗玻璃發楞，黑板因暗黑窗面的投射而橫向延伸，多項式變得好好長好長，我突然感到一種無能為力的巨大悲哀。教室像一座小型溫室，我們呼吸著彼此孱弱的氣息，冷氣機回收這凝重的空氣，送還我們全新的溫度。窗戶是結界，隔離了不祥的預兆。教室裡正進行著文明的創造，不容許任何打擾破壞。我們就這樣安靜地生長發育。

窗外雷聲隆隆，一道亮白強光閃過，然後是一陣劈啪巨響，隱隱的雷聲在雨林裡來回低吼、